



樊川文集

~ 16  
4048  
3





八16  
4048  
3

樊川文集第七

中書舍人杜牧

唐故江西觀察使武陽公韋公遺愛碑  
皇帝召丞相延英便殿講議政事及於循吏且  
稱元和中興之盛言理人者誰居第一丞相墀  
言臣嘗守土江西目覩觀察使契丹有大功德  
被于八州歿四十年稚老歌思如丹尚存丞相  
敏中丞相植皆曰臣知丹之爲理所至人思江  
西之政熟於聽聞乃命首臣統干衆上丹之功  
狀聯大中三年正月二十日詔書授史



臣尚書司勳員外郎杜牧曰汝為丹序而銘之以美大其事臣某伏念天寶建中艱難之餘根於河北枝蔓於齊魯梁蔡闢為章句書生以蜀叛錡為宗室老以吳叛其他高下其目跂而欲飛者徃徃皆是憲宗皇帝高聽古議廣諫益聖任賢使能考校法度號令未出威先雷霆十有四年擒殛兇狼方行四海罔不幸伏當是時凡五徵兵解而復合僅八周歲天下晏然不告勞苦實以守土多循良吏而丹居第一周召伯治人於陝西召穆公有武功於宣王時神尼採甘棠江漢之

詩絃而歌之列于風雅班固叙漢宣帝中興名臣言治人者亦首迷黃霸龍龔遂次將相下今下明詔刻丹治效令得與元和功臣彰中興得人之盛懸於無窮用古道也謹案韋氏自漢丞相賢已降代有達官寬有大功於後周封鄖國公鄖公曾孫紉平為歧州參軍生抱貞為梓州刺史生政為漢州雒縣丞贈右諫議大夫雒縣生武陽公公字文明以明五經登科授校書郎咸陽尉以監察御史殿中侍御史佐張獻甫於邠寧府徵為太子舍人遷起居郎檢校吏部員外



郎侍御史河陽行軍司馬未行改駕部貞外郎  
會新羅國以喪來告且稱立君拜司封郎中兼  
御史中丞章服金紫帛冊其嗣新羅再以喪告  
不果行改容州經略使築州城環十三里因悉  
城管內十三州教種茶麥多開屯田黃賊畏服  
詔加太中大夫貞元末拜河南少尹連拜檢校  
秘書監兼御史中丞鄭滑行軍司馬皆未至拜  
右諫議大夫憲宗即位劉闢以蜀叛議者欲行  
貞元故事請釋不誅公再上疏曰今不誅闢則  
朝廷可以指臂而使者唯兩京耳此外而誰不

為叛因拜劔南東川節度使兼御史大夫時劉  
闢急攻梓州公至漢中表言攻急守堅不可易  
帥高崇文客軍遠鬪無所資若與梓州綴其士  
心必能有功遂召拜晉慈隰三州觀察使不半  
歲元和二年二月拜洪州觀察使洪操章江上  
控百越為一都會屋居以茅竹為俗人火之餘  
烈日又風竹戛自焚小至百家大至盪空霖必  
江溢燥必火作火水夾攻人無固志傾搖懈怠  
不為旬月生產計公始至任計口取俸除去冗  
事取公私錢教人陶瓦伐山取材堆疊億計人



三百六十四  
能為屋取官材瓦免其半賦徐責其直自載酒  
食以勉其勞初若艱勤日成月就不二周歲凡  
為瓦屋萬四千間樓四千二百間縣市營廐名  
為棟宇無不創為派湖入江節以斗門以走暴  
漲闢開廣衢南北七里盪滌污壅築堤三尺長  
十二里堤成明年江與堤平鑿六百陂塘灌田  
一萬頃益勸桑苧機織廣狹俗所未習教勸成  
之凡三周年成就生遂手為日覩無不如志公  
之為政去害興利機決勢去如孫吳乘敵不可  
當向輔以經術仁撫智誘慈母之心赤子之欲

求必得之故人自盡力所指必就子產治鄭未  
及三年國人尚謗黃霸治潁川前後八年始曰  
愈治考二古人行事與公相次第不知如何元  
和五年薨年五十八其銘曰

章武皇帝披攘經營凡十四年五大徵兵人不  
告病有於太寧將相是矣豈無循良考第理行  
誰高武陽武陽所至為人父母於洪之功洞無  
前古洪始有居水火是苦二者夾攻死無處所  
曰天所然不嗟不訴武陽始至材瓦是聚公錢  
不足以俸為助能為居宇賞貸付與日載酒餽



三百三十三  
如無稚乳不督不程誘以美語未二周星創數  
萬堵幾半重樓如詩翬羽錮以長堤繚四千步  
明年水平人始歌舞災久事鉅一日除去灌田  
萬頃益種桑苧俗所未有罔不完具寂寥千年  
誰守茲土大中聖人元和是師圖讚功勞武陽  
豈遺乃命史臣刻序碑辭寵假武陽爲人慰思  
訓勸守吏勉於爲治

唐故太子少師竒章郡開國公贈太尉  
牛公墓誌銘并序

唐僖四帝十九年宰相牛公諱某字某八代祖

弘以德行儒學相隋氏封竒章郡公贈文安侯  
文安後四世諱鳳及仕唐爲中書門下侍郎脩  
國史於公爲高祖文安後五世集州刺史贈給  
事中諱休克於公爲曾祖集州生太常博士贈  
太尉紹太尉生華州鄭縣尉贈太保諱幼聞太  
保生公孤始七歲長安南下杜樊鄉東文安有  
隋氏賜由數頃書千卷尚存公年十五依以爲  
學不出一室數年業就名聲入都中故丞相韋  
公執誼以聰明氣勢急於襄拔如柳宗元劉禹  
錫輩以文學秀少皆在門下韋公亟命柳劉於



樊鄉訪公曰願一得相見公乘驢至門韋公曰是矣東京李元禮為後進師隋竒章公仁德祿位二者包而有之登進士上第元和四年應賢良直諫制數強臣不奉法憂天子熾於武功詔下第一授伊闕尉以直被毀周歲凡十府奏取不下伊闕滿歲郤公士美以昭義軍書記辟凡三上請詔除河南尉拜監察御史丁母夫人憂制終復拜監察御史轉殿中侍御史遷禮部員外郎都官員外郎兼侍御史知雜事改考功員外郎集賢殿學士庫部郎中知制誥賜五品命

服半歲遷御史中丞宿州刺史李直臣以賦數萬敗穆宗得偏辭於中稱直臣寃且言有才宰相言格不用公以具獄奏上曰直臣有才可惜公曰彼不才者無飽食以足妻子安足慮本設法令所以縛束有才者祿山朱泚是才過人而亂天下上因可奏曰善賜章服金紫遷戶部侍郎掌財賦事上益親重欲相之會中書令韓弘男公武謀曰大人守大梁二十年齊蔡誅後始來朝今不以財授中外設有飛一辭者誰與保白公武賈弘書獻公錢千萬公笑曰此何名為



三百六十四  
公亟持去明年弘公武繼卒主藏奴與吏訟於  
御史府上憐弘大臣父子併死稚孫將家事走  
中使至第盡取財簿自閱視凡中外主權多納  
弘貨獨朱勾細字曰某年月日送戶部牛侍郎  
錢千萬不納上大喜以指歷簿備視旁側曰果  
然吾不謬知人言訖再拜殿上皆再拜呼萬歲  
尋以本官平章事明年正位中書侍郎加銀青  
三品兼集賢大學士監脩國史敬宗即位與武  
士畋宴無時徵天下道士言長生事公亟諫曰  
陛下不讀玄元皇帝五千言以清靜養生彼道

士皆庸人徒誇欺虛荒豈足師法未一歲請退  
不許連四月日間以疾辭乃以鄂岳六州建節  
號武昌軍命公為禮部尚書平章事為節度使  
公始至問民尤苦皆曰城土踈惡歲輸篔簹竹為  
苦具姦吏旁緣主為侵取費與稅等歲久前後  
政欲畫計策訖無所施公即除去冗長用公私  
錢陶埴成城凡五年乃就明年文宗即位就加  
吏部尚書明年急徵拜兵部尚書平章事重拜  
中書侍郎弘文大學士鄭注怨宋丞相申錫造  
言挾津王為大逆狀跡牢密上怒必殺公曰人



三百六十七  
臣不過宰相今申錫已宰相假使如所謀豈復  
欲過宰相有他圖乎臣爲中丞愛申錫忠良奏  
爲御史申錫心臣敢以死保之上意解由是宋  
不死大和六年西戎再遣大臣贄寶玉來朝禮  
倍前時盡罷東嚮守兵用明臣唯李太尉德裕  
時殿劔南西川上言維州降今若冠生羗三千  
人燒十三橋擣戎腹心可洗父耻是韋臯二十  
年至死恨不能致事下尚書省百官聚議皆如  
劔南奏公獨曰西戎四面各萬里來貴曰何事  
失信養馬蔚茹川在平涼郡西上平涼坂萬騎綴回中

怒氣直辭不三日至咸陽橋西南遠數千里雖  
百維州此時安可用弃誠信有利無害匹夫不  
忍爲况天子以誠信見責於夷狄且有大患上  
曰然遂罷維州議大和六年檢校右僕射平章  
事淮南節度使六年至開成二年連上章請休  
官詔益不許公曰臣惟退罷可以行心夏五月  
以兵付監軍使拜䟽訖就道除檢校司空留守  
東都明年拜左僕射上恐公不起詔曰朕比有  
疾良已思一面叙公不得已至闕下一拜謝閉  
門不出明年檢校司空平章事襄州節度使出



都門賜黃纛樽龍杓凡六品名出周禮詔曰精  
 金古器用以比况君子非無意也襄州七年饒  
 假軍人入賦不一公至據地造籍免貧弱四千  
 萬均入豪彊皆曰甘心不出一怨言明年武宗  
 即位就加司徒會昌元年秋七月漢水溢堤入  
 郭自漢陽王張東之一百五十歲後水為最大  
 李太尉德裕挾維州事曰修利不至罷為太子  
 少師未幾檢校司徒兼太子少保明年以檢校  
 官兼太子太傅留守東都劉稹以上黨叛誅死  
 時李太尉專柄五年多逐賢士天下恨怨以公

德全畏之言於武宗曰上黨軋左京控山東劉  
 從諫父死擅之十年後來朝加宰相縱去不留  
 之致稹叛竭天下力乃能取此皆公與李公宗  
 閔為宰相時事從諫以大和六年十二月十七  
 日拜闕下實以其月十九日節度淮南明年正  
 月從諫以宰相東還河南少尹呂述公惡其為  
 人述與李太尉書言稹破報至公出聲歎恨上  
 見述書復聞前縱從諫去疊二怒不一參校自  
 十月至十二月公凡三貶至循州貞外長史天  
 下人為公接手咤罵公走萬里瘴海上二年恬



三百六十七  
泰若一無事今天子即位移衡州汝州長史遷  
太子少保少師凡四年復位大中二年十月二  
十七日薨于東都城南別墅年六十九天子桐  
傷不朝兩日冊贈太尉天下善人執手相弔哭  
公忠厚仁恕莊重敬慎未嘗以此八者自勉而  
終身益篤為宰相急於銓品凡名清官不忍持  
一資以假非其人以道德謨於天子每指古義  
為據有言機利克迫必釵音華剗力各切使之擢破三  
大邦去苛碎條約除大患其輕巧吏欲賊公愛  
惡希嚮所為渾然終不能見故所至必大治衣

冠單窮出俸錢嫁其子女月與食歲與衣資送  
其死喪凡數百家李太尉志必殺公後南謫過  
汝州公厚供具哀其窮為解說海上與中州少  
異以勉安之不出一言及於前事鎮武昌時軍  
容使仇士良為監軍使公律以禮敬暑甚大合  
軍宴拱手至暮一不搖扇益自儉克平居非公  
事不出內屏周三歲語言舉止率有常度仇軍  
容開成未首議立武宗權力震天下每言至公  
必合手加額曰清德可服人但過恠官財與人  
無一毫恩分耳不肯引譽不敢怨毀淡居其中



公始自河南薦鄉貢士為郎官考吏部科日選  
 三開幕府中丞宰相外凡取六十餘人上至將  
 相次布臺閣皆當時名士每暇日讌語寮吏必  
 言古人脩身行事旁誘曲指微警教之不以已  
 所長人所不及裁量高下以生重輕後進歸之  
 承望聲光得一言許可必自矜重夫人辛氏以  
 公封張掖郡贈僕射祕之長女士林稱為婦師  
 凡三十年前公八年歿五男六女長曰蔚監察  
 御史次曰藜浙南府協律郎皆以文行登進士  
 第不籍公勢次曰奉倩河南府洛陽第二人皆

稚齒長女嫁戶部郎中上黨苗愔次女嫁河南  
 節度副使檢校郎中范陽張洙次女嫁河南府  
 士曹集賢校理常山張希復次女嫁前進士鄧  
 叔次女未笄一人始數歲以某年月日葬少陵  
 南某鄉某里銘曰

道既訛衰必有以扶厥公之生以隆其濟幽以  
 燭明映以雨濡以教其徒以佐天子滅絕霸駮  
 如有樞柅標揭峙倚巍乎二紀臣宗德老鉅傑  
 魁礪孰為忌畏譖去南海不校不辯旋復顯大  
 百行渾圓隣於及年以歸其全



唐故東川節度檢校右僕射兼御史大夫贈司徒周公墓誌銘

周平王次子烈封汝墳侯秦以汝墳爲汝南郡侯之孫因家焉遂姓周氏自烈十八世至西漢周仁繼烈封侯其後逃西晉亂南去黃崗靈起仕梁爲桂州刺史生炁在陳爲車騎將軍炁生法明年十二一命爲巴州刺史陳滅臣隋爲趙之真定令隋亂歸黃崗起兵取蘄安沔黃武德中籍四州地請命授摠管安十六州軍事光祿大夫封國於道太宗命虞世南銘書墓碑相國

爲六代孫曾祖惲汝州梁縣令祖沛左拾遺皇考頴右驍衛兵曹參軍贈禮部侍郎公少孤奉養母夫人以孝聞舉進士登第始試秘書正字湖南團練巡官母夫人亡哭泣無時里人過公廬曰無驚周孝子後自留守府監察真拜御史集賢殿學士李公宗閔以宰相鎮漢中辟公爲殿中侍御史行軍司馬後一年復以殿中書職徵歸時大和末注訓用事夏六月始逐丞相宗閔立朋黨語鉤挂名人凡白日逐朝士三十三輩天下悼懾以目受意附兇者屢以公爲言注



訓曰如去周殿中恐人益驚竟不敢議注訓取公爲起居舍人文宗復二史故事公濡筆立石螭下丞相退必召語旁側窺帝每數十顧遷考功貞外郎帝曰周某不可不見宜兼前官數月以考功掌言謝曰帝曰就試翰林公辭讓堅懇帝正色以手三麾之遂兼學士遷職方郎中中書舍人政事細大必被顧問公終身不言事故不傳武宗即位以疾辭出爲工部侍郎華州刺史八禁軍二十四內司居華下者籍役等百姓不敢妄出一辭李太尉德裕伺公纖失四年不

得知愈治不可蓋抑遷公江西觀察使兼御史大夫公既得八州施展教令申明約束發以虔守陳弇賊坐弇以法死吏手膠拳窮鄉遠井如公在旁縛出洞寇劉大朴大朴徒數百人斲撥根脉無有遺失彭蠡東口戍五百人上下千里無一賊跡遷禮部尚書鄭滑節度使老将某項領不如教約公鞭背降爲下卒聲北入魏皆曰周尚書文儒能治百姓仁愛兵士而復敵爾是豈可犯九歲入拜兵部侍郎度支兼戶部吏曹事積邊糧穀九十萬石今天子即位二年五月



以本官平章事後一月正位中書侍郎監修國史就加刑部尚書因河湟事議不合旨以檢校刑部尚書出為劔南東川節度使明日入謝面加檢校右僕射公自舉進士第非其人不交言旁睨後進鵠心鏤志及為將相近取遠挽悉置于位李太尉德裕會昌中以恩換元和朝實錄四十篇益美其父吉甫為相事公上言曰人君唯不改史人臣可改乎元和實錄皆當時名士目書事實今不信而信德裕後三十年自名父功衆所不知者而書之此若垂後誰信史竟廢

新本并師王宰剗所部財貨承事貴倖自請來朝聲言我取平章事鎮大梁公上言曰宰破太原取汴州不知天下治所凡幾得如太原汴之大者可飽宰欲乞宰還鎮自補其殘後二日還宰詔下駙馬都尉韋讓求為京兆尹公言曰尹坐堂上階下拜二赤縣令屬官將百人悉可笞辱非有德者京兆不可為豈止取吏事讓議竟寢自此非道求進者鼠循自屏及鎮東蜀一歲欲歸閑洛師微得風恙公曰我今去是以疾去疾愈去非晚大中五年歲在辛未二月十七日



三百六十三  
十一  
薨于位享年五十九訃至廢朝三日冊贈司徒  
命諫議大夫盧懿弔卹其家公信於朋友公於  
為官事嫠姊出告返面家事不敢自專同曾祖  
兄弟入門呵咎奴婢衣服飲食無二等免相位  
西去送公還者雖武將散秩嘆惜咨嗟曰周相  
公無私我惜其去豈有私乎夫人義興蔣氏先  
公某年終生二男一女長曰寬饒崇文校書次  
曰咸喜京兆參軍皆孝謹有文學女嫁起居舍  
人薛蒙大中六年歲次壬申二月十二日歸葬  
先塋河南府河南縣穀陽鄉立行里銘曰

姬之支封國自為姓以周為氏入唐不盛烈後  
幾世厥生賢孫當唐中興為唐相臣文思天子  
跨古為治提起王道以公為倚迹暗蹊隙竅去  
者鳥駛誰塞誰棘勞公碎指三屏大邦駿壯武  
事哺撫稚老父母赤子曰將曰相公其愧幾指  
古為比公其無愧以公遺去唐而後公死不錫  
壽考誰其辯之

樊川文集第七



樊川文集第八

中書舍人杜牧字牧之

唐故歧陽公主墓誌銘

憲宗皇帝即位八年出嫡女冊封歧陽公主下  
 嫁于今工部尚書判度支杜公悰始憲宗時宰  
 相權德輿有壻獨孤郁為翰林學士帝愛其才  
 因命宰相曰我嫡女既笄可嫁德輿得壻獨孤  
 我豈不得耶可求其比後丞相吉甫進言曰前  
 所奉詔臣謹搜其人因名我烈祖司徒歧公曰  
 有孫兒悰年始弱冠有德行文學秀即嚴整臣



三百三十四  
李八  
嘗爲司徒吏熟其家事官族世婚習尚守治臣  
一皆忖度疑悰可以奉詔帝即召尚書見與語  
大悅受殿中少監服章金紫以元和八年某月  
日主下嫁于杜氏上御正殿禮畢由西朝堂出  
節幡鼓鐸儀物畢備引就昌化里賜第上御延  
喜樓駐止主輪尚書及賓侍酒食金帛奏內樂  
降嬪御送行賜第堂有四廡績椽藻櫺丹白其  
壁派龍首水爲沼主外族因請願以尚父汾陽  
王大通里亭沼爲主別館當其時隆貴顯榮莫  
與爲比主實憲宗皇帝嫡女穆宗皇帝母妹敬

宗皇帝今天子親姑尚父汾陽王子儀外曾孫  
太皇太后始以正妃事憲宗以太后太皇太后  
愛養三朝凡四十年德厚慈恕化克六宮主以  
女之愛降于杜氏逮事舅姑杜氏大族其他宜  
爲婦禮者不翅尹數十人主卑委怡順奉上撫  
下終日惕惕屏息拜起一同家人禮度二十餘  
年人未嘗以絲髮間指爲貴驕始與尚書合謀  
曰上所賜奴婢卒不肯窮屈奏請納之上嘉歎  
許可因錫其直悉自市寒賤可制指者自是閉  
門落然不聞人聲尚書讀書考今古治亂主職



婦事承奉夫族時歲獻饋吉凶賻助必親自經手池塞館陔闢毬塲種樹不數十年摺紳間雜然稱尚書爲賢尚書旋出爲澧州刺史主後尚書行郡縣聞主且至殺牛羊大爲數百人供具主至後不二十人六七婢乘驢闖茸約所至不得肉食驛吏立門外舁飯食以返不數日間聞于京師衆譁說以爲異事尚書在澧州三年主始入後出中間不識刺史廳屏尚書治澧州考治行爲天下第一後爲大司徒京兆尹鳳翔節度使朝廷屈指比數以爲凡有中外重難非尚

書不可主賢益彰雖至宮闈貴號亦加尊敬姑涼國太夫人寢疾比喪及葬主奉養蚤夜不解帶親自嘗藥粥飯不經心手一不以進既而哭泣哀號感動他人尚書後爲忠武軍節度使所治許州創爲節度府五十年南迫於蔡屋室痺主居無正堂處東支屋恬然六年許軍彊雄且撐劇寇自始多用武臣治各出已部曲家人疵政弛法習爲循常有司用比邊障遠地擲置不問民亦甘心尚書再治之老民相率兩走闕下遮丞相馬叩頭乞留請樹生祠及詔追去攀緣



携扶哭於道路尚書治外主治內尚書所至必  
 稱崩崩及芳為名公偉人主實有內助焉穆宗以  
 皇太后敬主尤為親信俯首益卑車服侍使愈  
 自貶抑覲謁溫清外口不言他事訖穆宗朝人  
 不以親貴稱當貞元時德宗行姑息之政王武  
 俊王士真張孝忠子聯為國壻憲宗初寵子頓  
 來朝以其子配以長女皆挾恩佩勢聚少俠狗  
 馬為事日截馳道縱擊平人豪取民物官不敢  
 問戚里相尚不為以為窮弱自主降于尚書壁  
 絕外之初怒中笑後皆敬畏累聖亦指示主德

以誠警之至于今以主尚書顯重於中外戚里  
 亦皆自檢斂隨短長為善於是舊俗滅不復有  
 尚書自許奉急追詔主有疾小愈強不肯留曰  
 去朝興慶宮縱死於道吾無恨以開成二年十  
 一月某日薨於汝州長橋驛亭年若干上廢朝  
 三日其年十二月某日主喪至京師比及葬兩  
 宮弔問相繼於道開成三年某月日上御正殿  
 詔丞相嗣復攝中書令正衙宣冊謚曰莊淑大  
 長公主某年某月日祔葬于萬年縣洪原鄉少  
 陵原尚書先塋禮也生男二人長曰輔九年十



歲次曰楊十始二歲女二人某於尚書為從父弟得以實銘銘曰

章武皇帝唐中興主刑于正妃教及嫡女婉婉帝子下嫁時賢影逐響答隨順纏綿杜氏大族枝蔓蟬聯上有舅姑高堂儼然螭綬龜章玉佩金軒養色悅意侍後承前人不我貴我敬我虔始終盡禮大小周旋餘二十年誰與間言貴不召驕富不期侈是此四者倏相首尾自古名士或泥於此孰謂帝子超脫擺棄婦職是勤夫言是指池荒館移屏外不履淑德柔風天下傾耳宜乎壽考歸女婚子不錫全社孰提神紀幽石有誌顯筆有史流千千祀

唐故宣州觀察使御史大夫韋公墓誌

銘并序

韋公會昌五年五月頭始生瘡召子壻張復魯曰三稚女得良壻死以是託墓宜以池州刺史杜牧為誌復魯曰公去歲兩瘡生頭今始一尚微何言之深公曰吾年二十九官校書郎時嘗夢涉滌水既中浣有二人若舉符召我者其一入曰墳墓至大萬日始成今未也今萬日矣天



三百三十八  
已告我我其可逃乎謝醫不問以其月十四日  
年五十八薨於位公從父第某書公切行以公  
命來命牧牧位哭序且銘之公諱溫字弘育韋  
氏自殷周秦漢丘明馬遷班固輩爭書其人以  
光其所爲書至後周逍遙公復出世家貴富中  
隱身行道當其時及後代論者以蜀嚴鄭谷口  
不能爲比逍遙公五世生潞州上黨尉贈諫議  
大夫希元上黨生吏部侍郎贈太尉肇吏部生  
右補闕翰林學士右散騎常侍致仕贈司空綬  
常侍生公於逍遙公爲九代孫年十一以明經

取第爲太常寺奉禮郎祕書省校書郎選判入  
等咸陽尉監察御史公曰是官豈奉養所宜耶  
上疏乞免改著作佐郎當貞元中常侍公事德  
宗爲翰林學士帝深於文學明察人間細微事  
事有密切多委之歲久憂畏病心帝曰某之心  
我其盡之以致仕官屏居西郊公早夜侍側溫  
清飲食迎情解意一經心乎積二十餘年丁常  
侍喪自毀不欲生後相國李公逢吉以相印鎮  
武昌皆虛上職書卑辭至門公起赴武昌未至  
府拜監察御史遷左補闕事文宗皇帝時宰相



三百六十三  
百吏源條帝功德譔號上獻公獨再疏曰今蜀  
之東川川溢殺萬家京師雪積五尺老多凍死  
豈崇虛名報上帝時耶帝乃止遂訖十五年不  
荅尊號事改侍御史尚書吏部考功員外郎當  
大和九年文宗思拔用德行超出者以懣天  
下故公自考功不數月拜諫議大夫召爲翰林  
學士遂欲相之公立銀臺外門下拜送疏入具  
道先常侍遺誡子孫不令任密職言懇志決因  
命掌書舍人閣下公復堅讓不半歲轉太  
常少卿一歲遷給事中皇太子侍讀公復陳先誡以侍

讀辭自宰相皆曰帝以一子請教於公是宜避  
邪公不聽凡拜三章帝終不能奪靈武節度使  
王晏平罷靈武以戰馬四百疋兵器數萬事去  
罪成貶康州司戶不旬日改撫州司馬仙韶院  
樂官尉遲璋以樂官授光州長史晏平以財膠  
貴倖璋大有寵於上公皆封詔書上還上比諭  
之公持益急竟以康州還晏平璋免長史莊恪  
太子得罪上召東西省御史中丞郎官於內殿悉  
疏莊恪過惡欲立廢之曰是宜爲天子乎群公  
低首唯唯公獨進曰陛下唯一子不教陷之至



是太子豈獨過乎上意稍平不數日遷尚書右丞朱衣魚章遷兵部侍郎亟請丞相願為治人官出為陝州防禦使兼御史大夫服章金紫迴鶻窺邊劉稹繼以上黨叛東徵天下兵西出禁兵陝當其衝公撫民供事就不兩告苦入為吏部侍郎典一冬選老吏無所賣復以御史大夫出為宣歙池等州觀察使賦多口衆最於江南公急惡寬窮益自儉苦刑律其俗凡周一歲無所更改自至大治公幼不戲弄冠為老成人解褐得官出羣衆中人不取旁發戲嫚及為公卿

在朝廷省閣中大臣見公若臨絕壑先忖度語言舉止然敢出發其所執持不可者筆一落紙言一出口雖天子宰相知不能奪俯委遂之不以德行尚人人自敬畏不施要結於人人自親慕後進凡持節業自許者獲公一言矜奮刻削益自貴重官卑家貧時主將家事在私闥內高曾兄弟鐫琢教誘嫁娶衣食無有二等疾甚將終悉召親屬賓吏稱先常侍詩句云在室愧屋漏因曰今知沒身不負斯誠遂涕下不禁當夫子世得七十子國小俗儉復有聖人為之師使



生於今與公相後先必有能品之者夫人隴西李氏贊善大夫愆之女先公四歲終四男長確前國子監四門助教次曰璆前明經次曰瓌次未免乳女四人長嫁南陽張復魯復魯得進士第有名於時為試太常寺協律郎鄂岳觀察支使其下皆稚齒相次銘曰  
德則至矣位其充乎如其充兮可大厥功以施生人天先告之萬日之期天實為之

唐故處州刺史李君墓誌銘并序

君諱方玄字景業刑部尚書贈司空貞公長子

貞公事憲宗皇帝兄弟受寄四鎮在漢南時戰淮西未利監軍使崔談峻讒言中入為太子賓客後淮西平李光顏移鄭滑陳許無帥帝閑讌獨言曰勁兵三萬誰可付者談峻侍側曰有大臣家不三十口俸錢委庫不取小僮跣足市薪此可乎帝曰誰為者談峻進即以貞公言帝即日起貞公為陳許帥其儉德服人如此景業少有文學年二十四一貢進士舉以上第升名解褐裴晉公奏以秘書省校書郎校集賢殿秘書聰明才敏老成人爭與之交後以協律郎為江



三百六十四 卷八  
西觀察支使裴誼觀察判官有殺人獄法曹官  
斷成當死者十二人景業訊覆數日內活十二  
人寃尚書以上下奏考裴公移宣城授大理評  
事團練判官後尚書馮公宿自兵部侍郎節鎮  
東川以監察裏行爲觀察判官不一歲御史府  
取爲眞御史分察鹽池左藏吏盜隱官錢千萬  
獄竟遷左補闕遇事必言不知其他丞相固言  
以門下侍郎出鎮西蜀奏景業以檢校禮部員  
外郎參節度軍謀事仍賜緋魚袋徵拜起居郎  
出爲池州刺史始至創造籍簿民被徭役者科

品高下鱗次比比一在我手至當役役之其未  
及者吏不得弄景業嘗嘆曰沈約身年八十手  
寫簿書蓋爲此也使天下知造籍役民庶少  
活復定戶稅得與豪猾沉浮者凡七千戶衮入  
貧弱不加其賦堤州南五里以涉爲衢凡裁減  
蠹民者十餘事城東南隅樹九峯樓見數千里  
鑿齊山北面得洞穴怪石不可名狀刊石於巖  
下自紀其事凡四年政之利病無不爲而去之  
罷去上道老民攀哭景業季父刑部侍郎建與  
貞公以德行文學俱高一時時之秀俊半歸李



三百六十三  
卷八  
氏門下景業復聰明少銳儉苦温謹卑與長者  
遊備知天下之所治嘗慷慨有意於經綸少在  
諸侯府入爲朝官出爲刺史早夜勤苦爲學不  
已屈指計量必伸已志雖時之名士亦以此許  
之罷池廉使韋公温館于宣城會昌五年四月  
某日卒于宣城客舍年四十三七代祖遠後周  
柱國大將軍都督熊陝十六州陽平郡公曾王  
父珍玉綿州昌明令昌明生雅州別駕贈右僕  
射僕射生貞公遜先夫人滎陽鄭氏贈本縣太  
君後夫人范陽盧氏男若干女若干人銘曰

顯莫識其端幽莫見其緒已乎景業何付與之  
多而奪之何遽天顏病冉孔不知其故於景業  
兮杳欲何語嗚呼哀哉

唐故歙州刺史邢君墓誌銘

并序

亡友邢渙思諱群牧大和初舉進士第於東都  
一面渙思私自約曰邢君可友後六年牧於宣  
州事吏部沈公渙思於京口事王并州俱爲幕  
府吏二府相去三百里日夕聞渙思攸助并州  
鉅細合宜後一年某奉沈公命北渡揚州聘丞  
相牛公往來留京口并州峭重入幕多賢士京



口繁要游客所聚易生譏議并州行事有不合理言者不入渙思必能奪之同舍以為智不以為顯并州以為賢不以為僭侵游客賢不肖不能私諭議以一辭公事宴懽渙思口未言足未至缺若不圓某曰往年私約邢君可友今真可友也盧丞相商鎮京口渙思復以大理評事應府命今吏部侍郎孔溫業自中書舍人以重名為御史中丞某以補闕為賀客孔吏部曰中丞得以御史為重輕補闕宜以所知相告某以渙思言中丞曰我不素知願聞其為人某具以京口

所見對後旬日詔下為監察御史會昌五年渙思由戶部員外郎出為處州時某守黃州歲滿轉池州與京師人事離闊四五年矣聞渙思出大喜曰渙思果不容於會昌中不辱吾御史舉矣渙思罷處州授歙州某自池轉睦歙州相去直西東三百里問來人曰邢君何以為治曰急於束縛黠吏冗事弊政不以久遠必務盡根本某曰邢君去縉雲日稚老泣送於路用此術也復問閑日何為曰時飲酒高歌極歡某曰邢君不喜酒今時飲酒且歌是不以用繁慮而不



快於守郡也復問曰日食幾何曰嗜彘肉日再食其凡三致專書曰本草言是肉能閉血脉弱筋骨壯風氣嗜之者必病風數月渙思正握管兩手反去背仆于地竟日乃識人果以風疾廢舟東下次于睦兩扶相見言澁不能拜語及家事曰為官俸錢事骨肉親友随手皆盡蓋壯未期病病未期死今病必死未死得至洛幸矣妻兒不能知矣君進士及第歷官九歷職八始太子校書郎協律郎大理評事監察御史京北府司錄殿中侍御史戶部員外郎處州刺州歙州

刺史職為浙西團練巡官觀察推官度支巡官再為浙西觀察推官轉支使為戶部員外郎判度支案伐劉稹為制使使鎮魏料軍食賜緋服銀章初副李丞相回再副高尚書銖撫安上黨三面征師大和三年六月八日卒於東都思恭里年五十邢氏周公次子靖淵封為邢侯國滅因以為氏西漢字為太尉子綏為司空曾孫世宗光武時為驃騎將軍世宗立孫顥因居河間顥當曹魏時參太祖丞相事終於太常邢有河間南陽君實河間人太常後也後至晉魏已降



皆有官祿唐麟臺郎中舉於君為曾祖麟臺生  
 奉天令待封奉天生緱氏丞至和君即緱氏子  
 兩娶前夫人隴西李氏忠州刺史佐次女今夫  
 人南陽張氏壽州刺史植女四男曰憚惜温郎  
 壽郎用某年某月某日葬于偃師縣某御里葬  
 有月日其孤立使者哭告于柩來京師請銘銘  
 曰

十五知書二十有文三十登進士五十終刺史  
 才能温良并包與之而止於斯七政在天一廻  
 一旋羌以斃數能窮知賢賢者多天不肖壽考  
 誰為聖魁孔不能究無可柰何付之以命曰其  
 如命何

樊川文集第八

Blank columns for text in the left page.



樊川文集第九

中書舍人杜牧字牧之

唐故平盧軍節度巡官隴西李府君墓

誌銘

大和元年舉進士及第鄉貢上都有司試於東  
都在二都群進士中徃徃有言前十五年有進  
士李飛自江西來貌古文高始就禮部試賦吏  
大呼其姓名熟視符驗然後入飛曰如是選賢  
耶即求貢如是自以為賢耶因袖手不出明日  
徑返江東某曰誠有是人吾輩不可得與為伍



三百二十四  
少若  
矣後二年事故吏部沈公於鍾陵宣城為幕吏  
兩府凡五年間同舍生蘭陵蕭寘京兆韓又博  
陵崔壽每品量人之等第必曰有道有學有文  
如李處士戡者寡矣是卑進士不舉嘗名飛者  
某益恨未面其人且喜其人之在世也大和九  
年為監察御史分司東都今諫議大夫李中敏  
左拾遺韋楚老前監察御史盧簡求咸言於某  
曰御史法當檢謹子少年設有與遊宜得長厚  
有學識者因訪求得失資以為官洛下莫若李  
處士戡某謝曰素所恨未見者即日造其廬遂

旦夕往來開成元年春二月平盧軍節度使王  
公彥威聞君名挈卑辭於簡副以幣馬請為節  
度巡官明年春乎盧府改西歸病於路卒於洛  
陽友人王廣思恭里第享年若干君諱戡字定  
臣七代祖渤海王奉慈祖杠衢州盈川令父登  
婺州浦陽尉浦陽晚無子夫人吳興沈氏夢一  
人狀甚偉捧一嬰兒曰予為孔丘以是與爾及  
期而生君因名曰夫授君幼孤旁無羣從可以  
附託年十餘歲即好學寒雪拾薪自爇夜無然  
膏默念所記年三十盡明六經書解決微隱蘇



融雪釋鄭玄至于孔穎達輩凡所為疏注皆能短長其得失一舉進士耻不肯試歸晉陵陽羨里得山水居之始開百家書緣飾事業每有小功喪訖制不食肉飲酒語言行止皆有法度陽羨民有鬪諍不決不之官人必以詣君所著文數百篇外于仁義一不關筆嘗曰詩者可以歌可以流於竹鼓於絲婦人小兒皆欲諷誦國俗薄厚扇之於詩如風之疾速嘗痛自元和已來有元白詩者纖豔不逞非莊士雅人多為其所破壞流於民間疏于屏壁子女母交口教授

淫言媒語冬寒夏熱入人肌骨不可除去吾無位不得用法以治之欲使後代知有發憤者因集國朝已來類於古詩得若干首編為三卷目為唐詩為序以導其志居江南秀人張知實蕭寘韓又崔壽宋邢楊發王廣皆趨君交之後皆得進士第有名聲官職君尚為布衣然於君不敢稍怠君在洛中因甚河陽節度使蕭洪移鎮鄜州諫議大夫蕭俶以君言於洪洪素敬諫議即欲謁君以請君曰人間譁言洪盜籍外戚一窺其面能易吾死尚且不忍死况為其黨乎居



三百三十六  
數月洪果敗晏弘農楊氏女早卒子二人長曰  
審之次曰鼎郎始五歲以其年月權葬於常州  
義興縣某鄉里某於君為晚交得君最厚因為  
之銘曰

命如煙雲道比宮宅煙雲飄揚莫知往來為道  
不至無以偃息有道有命偶然相值命不在我  
不肖亦貴豈可指此與彼為市嗚呼定臣曰德  
孔脩曰學必聖飭我兢兢一不言命可傳其心  
以教後生嗚呼哀哉

唐故淮南支使試大理評事兼監察御

史杜君墓誌銘

君諱顓字勝之曾祖涼州節度使襄陽公贈左  
僕射希聖大父司徒平章事太保致仕岐國  
公贈太師某皇考駕部員外郎贈禮部尚書某  
君幼孤多疾目視昏近先夫人不令就學年十  
七讀尚書十三篇禮記七篇漢書止賈誼傳  
下復執卷年二十四明年當舉進士始握筆茸  
闕下獻書裴丞相度書指言時事書成各數千  
字不半歲遍傳天下進士崔岐有文學峭澁不  
許可人詣門贈君詩曰賈馬死來主杜顓中間寥



三百五十三  
落一千年年二十五舉進士二十六舉登上第  
時賈相國鍊為禮部之二年朝士以進士干賈公  
不獲有傑強毀嘲者賈公曰我祇以杜某敵數  
百輩足矣始命試秘書正字匭使判官李丞相  
德裕出為鎮海軍節度使辟君試協律郎為巡  
官後貶袁州語親善曰我聞杜巡官言晚十年  
故有此行大和九年夏君客揚州六月授咸陽  
尉直史館君曰訓註必亂可徐行俟之至汴二  
兇敗及洛以疾辭東下居揚州龍興寺丞相竒  
章公僧孺請君入幕府君謝曰李公在困未

願副知己開成二年春日益昏冬遂喪明李為  
淮南節度使復請為試評事兼監察觀察支使  
兄自馮翊迎醫石至曰是狀腦脂下融名曰內  
障如蠟塞管蠟去管明俟脂凝可以抉去無不  
愈者後二年石曰可治治不効自馮翊別迎醫  
醫曰嗟乎障有赤脉如木根橫去牢不可斷是  
法名曰日脚內障生日脚者法不可治君因居  
淮南築室治生不復言治眼事聞於天下無不  
嗟嘆君安泰自如令人旁讀十三代史書一聞  
不遺客來與之議論證引聽者忘去年四十五



三百四十六  
五  
一香  
大中五年二月二十五日卒一男麟師年十歲  
女曰暑兒始五歲六年二月八日歸葬先塋實  
萬年縣洪原鄉陵西南二里某今年五十假使  
更生十年爲六十人不夭矣與君別止三千六  
百日爾況早衰多病敢期六十人乎忍不抑哀  
以銘吾弟銘曰  
古之達人以生爲寄爲夢以死爲歸爲竟不知  
生偶然乎其有裁受乎偶然即泯爲大空與不  
生同其有裁受乎嗚呼勝之今旣歸而竟矣其  
自知矣何爲而然乎嗚呼哀哉

唐故灞陵駱處士墓誌銘

灞陵駱處士名峻字肅之華州華陰人也當建  
中四年年二十遊京師值泚亂爲其黨源休拘  
委以事處士逸一日夕行二百里拜親於華陰  
因啓度賊終不能東出百里間鄉里不足憂願  
得一見天子於艱危中遂入奉天至漢中屢以  
兵食干執事者後長安李懷光踵叛關中公私  
饑李馬渾兵十餘萬計日餉食有司因請授處  
士岳州灞陵尉繫職於饋運間後四遷上揚州  
士曹參軍至元和初以母喪去職哀哭濱死終



喪因曰污吾跡二十餘年者食豐衣鮮以有養也今可以行吾志也乃於灞陵東坡下得水樹以居之相國杜公黃裳在蒲津相國張公弘靜在并州大梁渾尚書鎬在易定潘侍郎孟陽在蜀之東川司徒薛公革在鄭滑皆挈卑詞幣馬至門曰處士不能一起助我爲治乎皆以疾辭長慶初桂府觀察使杜公九兩拜章乞爲梧州刺史詔因授之衆皆曰今黃家洞賊熾邕容兵連敗縮首不出猶鼎鼈爾交趾殺都護復旱亂相仍朝廷豈捐此三處不以公治之而又置公

爲梧守耶處士慘而讓祇以疾辭解訖不言其他爾後人知其堅不可復動矣田三百畝菓蔬占其一粹墾辛苦不受人一錢惠朝之名士多造其廬未嘗以栖退超脫之高露於言色温敬畏下如勇於仕進者論及當代利病活人緩邊之策必疊疊盡吐莫達於在位者至於安危機鍵之語默不出口尤不信浮圖學有言者必約其條目引六經以窒之曰是乃其徒盜夫子之旨而爲其辭是安能自爲之善圖山水狀鑑者比之朱審王維之儔里百家鬪訴凶吉一來決



三十六年無一日不自得也以會昌元年十月某日卒年七十九以某月日歸葬於華陰先人之墓處士嘗曰相國劉公晏不急征不賦承亂亡之餘食數十萬兵者二十餘年斯邁蕭何遠矣每長短校量今古富人強國之術我烈祖司徒岐國公趙國公李公當貞元元和時儒學術業冠天下每與處士語未嘗不嗟嘆其才恨其尚壯不可屈以仕優禮接之嗚呼賢哉銘曰

不見可欲使心不亂古之作者窮栖自斷去聲子

伯子至王霸父卧向栩相趙馬良車煥子夏高第心中交戰處士之居落青門畔文駟連羈繡軒交貫危冠自喜音戲首蒙後絆言訖揖去一如不見我齒未衰誰知已知岐公主師見必迎喜語必移時論兵計食屈指無遺功名富貴不能釣之諸侯六辟南服一麾笑而不荅亦無事非三百畝田百實繁滋三十六年食具衣完今其去矣誰知其端嗚呼賢哉

唐故復州司馬杜君墓誌銘 并序

公諱詮字謹夫河西隴右節度使襄陽公贈司



空之曾孫司徒岐國公贈太師之孫司農少卿  
 贈給事中之子公以岐公蔭調授揚州參軍同  
 州馮翊縣丞衛尉寺主簿鄂州江夏縣令復州  
 司馬年六十其年月日終于漢上別業岐公外  
 殿內輔凡十四年貴富繁大孫兒二十餘人晨  
 昏起居同堂環侍公為之親不以進門內家事  
 條治裁酌至於筐篋細碎悉歸於公稱謹而治  
 自罷江夏令卜居於漢北泗水上烈日笠首自  
 督耕夫而一年食足二年衣食兩餘三年而室  
 屋完新六畜肥繁器用皆具凡十五年起於墾

荒不假人之一毫之助至成富家翁常曰忍耻  
 入仕不緣妻子衣食者舉世幾人彼忍耻我勞  
 力等衣食爾顧我何如後授復州司馬半歲棄  
 去終不復仕以其月日歸葬於長安城南少陵  
 原司馬村先塋其為從父弟泣涕而書銘曰  
 公侯之家所業唯官薄官業農墾荒室完入仕  
 多耻以農力勞等衣食爾勞力者賢歸全故丘  
 慶期孫子

唐故邕府巡官裴君墓誌銘

君諱希頰字某裴氏於百氏中獨標其族曰眷



三百四十一  
考  
三分之爲東西中君東春裴在國朝名位最大  
曰冕艱難中定冊立肅宗於靈武而相之繼相  
代宗僅十五年國史有傳冕於君爲堂伯祖父  
王考其終朗州刺史娶宣州寧國令滎陽鄭某  
女生四男爲首生朗州爲墊屋河西令道朗二  
州刺史公廉剛簡強於愛人凡關百姓一毫事  
與京兆尹節度使爭論大聲於延府間前如無  
人然未嘗以杖貴治家家人有過失則諭之諭  
不變者出之爲良人終不忍牽鬻於市將終鄭  
夫人泣請遺令曰吾之廐騾爲墊屋時役之今

踰十年聽其老死慎不可賣言訖而絕君生寢  
染仁父之化溫良柔友窮居鄆縣飢寒餘二十  
年未嘗出一言以溫不足司農卿裴及爲邕府  
經略使辟君爲從事得南方疾歸大中二年某  
月日卒于其家享年若干不娶無子某娶裴氏  
實君之私其弟覺泣來請銘銘曰  
淑其性生無位死無子孰識其端

唐故范陽盧秀才墓誌

秀才盧生名霈字子中自天寶後三代或仕燕  
或仕趙兩地皆多良田畜馬生年二十未知古



有人曰周公孔夫子者擊毬飲酒馬射走兔語  
言習尚無非攻守戰鬪之事鎮州有儒者黃建  
鎮人敬之呼爲先生建因語生以先王儒學之  
道因復曰自河而南有土地數萬里可如燕趙  
比者百數十處有西京東京西京有天子公卿  
士人畦居兩京間皆億萬家萬國皆持其土產  
出其珍異時節朝貢一取約束無禁限疑忌廣  
大寬易嬉遊終日但能爲先王儒學之道可得  
其公卿之位顯榮富貴流及子孫至老不見戰  
爭殺戮生立悟其言即陰約母弟雲竊家駿馬

日馳三百里夜扞襄國界捨馬步行徑入王屋  
山請詣道士觀道士憐之置之外門廡下席地  
而處始開孝經論語布褐不襪粹草爲茹或竟  
日不得食如此凡十年年三十有文有學日開  
習人事誠敬通達汝洛間士人稍稍知之開成  
三年來京師舉進士於羣輩中首首然凡曰進  
士名者多趨之願與之爲交生嘗曰丈夫一日  
得志天子召座於前以笏畫地取山東一百二  
十城唯我知其甚易爾因言燕趙間山川禹儉  
教令風俗人情之所短長三十年來王師攻擊



三百四十五  
利與不利其所來由明白如彩畫一一可以目  
覩開成四年客遊代州南歸某月日於晉州霍  
邑縣界晝日盜殺之京師名進士聞之多有哭  
者資其弟雲至霍邑取生喪來長安以其年月  
日葬於城南某鄉里其所資費皆出於交遊間  
曾祖昌嗣涿州刺史祖顓易州長史父勸鎮州  
石邑令某常以生之林節薦生於公卿間聞生  
之死哭之因誌其墓

唐故進士龔軺墓誌

會昌五年十二月某自秋浦守桐廬路由餞塘  
龔軺袖詩以進士名來謁時刺史趙郡李播曰  
龔龔秀才詩人兼鼓琴因令操流波弄清越可聽  
及飲酒頗攻章程謹雅而和飲罷某南去舟中  
閱其詩有山水閑淡之思後四年守吳興因與  
進士嚴暉言及鬼神事嚴生曰有進士龔軺去  
歲來此晝坐客館中若有二人召軺者軺命馬  
甚速始跨鞍馬驚墮地折左脛旬日卒余始了  
然憶錢塘見軺時徐徐尋思如昨日事因知尚  
殯于野乃命軍吏徐良改葬于下山南去州城  
西北一十五里嚴生與軺善亦不知其鄉里源



流故不得記嗚呼胡爲而來二鬼驚馬折脛而  
死哉大中五年辛未歲五月二日記

樊川文集第九

樊川文集第十

中書舍人杜牧字牧之

李賀集序

大和五年十月中半夜時舍外有疾呼傳緘書  
者某曰必有異亟取火來及發之果集賢學士  
沈公子明書一通曰吾亡友李賀元和中義愛  
甚厚日夕相與起居飲食賀且死嘗授我平生  
所著歌詩雜爲四編凡千首數年來東西南北  
良爲已失去今夕醉解不復得寐即閱理篋快  
忽得賀詩前所授我者思理往事凡與賀話言



嬉遊一處所一物候一日夕一觴一飯顯顯焉  
無有志棄者不覺出涕賀復無家室子弟得以  
給養卹問常恨想其人詠其言止矣子厚於我  
與我爲賀集序盡道其所來由亦少解我意某  
其夕不果以書道不可明日就公謝且曰世爲  
賀才絕出前讓居數日某深惟公曰公於詩爲  
深妙竒博且復盡知賀之得失短長今寶叙賀  
不讓必不能當君意如何復就謝極道所不敢  
叙賀公曰子固若是是當慢我某因不敢辭勉  
爲賀叙然其甚慙皇諸孫賀字長吉元和中韓

吏部亦頗道其歌詩雲煙綿聯不足爲其態也  
水之迢迢不足爲其情也春之盎盎不足爲其  
和也秋之明潔不足爲其格也風檣陣馬不足  
爲其勇也瓦棺篆鼎不足爲其古也時花美女  
不足爲其色也荒國侈殿梗莽丘壠不足爲其  
恨怨悲愁也鯨吐鼈擲牛鬼蛇神不足爲其虛  
荒誕幻也蓋騷之苗裔理雖不及辭或過之騷  
有感怨刺對言及君臣理亂時有以激發人意  
乃賀所爲無得有是賀能探尋前事所以深嘆  
恨今古未嘗經道者如金銅仙人辭漢歌補梁



庚肩吾宮體謠求取情狀離絕遠去筆墨畦逕  
間亦殊不能知之賀生二十七年死矣世皆曰  
使賀且木死少加以理奴僕命騷可也賀死後  
凡十某年京兆杜某爲其序

注孫子序

兵者刑也刑者政事也爲夫子之徒實仲由冉  
有之事也今者據案聽訟械繫罪人笞死于市  
者吏之所爲也驅兵數萬檄其城郭係累其妻  
子斬其罪人亦吏之所爲也木索兵刃無異意  
也笞之與斬無異刑也小而易制用力少者木

索笞也大而難制用力多者兵刃斬也俱期於  
除去惡民安活善人爲國家者使教化通流無  
敢輒有不由我而自恣者其取吏無他術也無  
異道也俱止於仁義忠信智勇嚴明也苟得其  
道一二者可以使之爲小吏盡得其道者可以  
使之爲大吏故用力少者其吏易得也功易見  
也用力多者其吏難得也功難就也止此而已  
無他術也無異道也自三代已降皆由斯也子  
貢訟夫子之德曰文武之道未墜於地在人賢  
者識其大者遠者不賢者識其小者近者季孫



三の六の  
問冉有曰子於戰學之乎性達之也對曰學之  
季孫曰事孔子惡乎學冉有曰即學之於孔子  
者大聖兼該文武並用適聞其戰法猶未之詳  
也復不知自何代何人分爲二道曰文曰武離  
而俱行因使搢紳之士不敢言兵或耻言之苟  
有言者世以爲麤暴異人人不比數嗚呼亡失  
根本斯最爲甚周公相成王制禮作樂尊大儒  
術有淮夷叛則出征之夫子相魯公會于夾谷  
曰有文事者必有武備叱辱齊侯服不敢動是  
一大聖人豈不知兵乎周有齊太公秦有王翦

兩漢有韓信趙充國耿弇虞詡段熲魏有司馬  
懿吳有周瑜蜀有諸葛武侯晉有羊祜杜公元  
凱梁有韋叡元魏有崔浩周有韋孝寬隋有楊  
素國朝李靖李勣裴行儉郭元振如此人者當  
其一時其所出計畫皆考古校今竒秘長遠策  
先定於內功後成於外彼壯健輕死善擊刺者  
供其呼召指使耳豈可知其由來哉某幼讀禮  
至于四郊多壘卿大夫辱也謂其書真不虛說  
年十六時見盜起園二千里係戮將相族誅  
刺史及其官屬屍塞城郭山東崩壞殷殷焉聲



震朝廷當其時使將兵行誅者則必壯健善擊  
刺者卿大夫行列進退一如常時笑歌嬉遊輒  
不爲辱非當辱不辱以爲山東亂事非我輩所  
宜當知某自此謂幼所讀禮真妄人之言不足  
取信不足爲教及年二十始讀尚書毛詩左傳  
國語十三代史書見其樹立其國滅亡其國未  
始不由兵也主兵者聖賢材能多聞博識之士  
則必樹立其國也壯健擊刺不學之徒則必敗  
亡其國也然後信知爲國家者兵最爲大非賢  
卿大夫不可堪任其事苟有敗滅真卿大夫之

辱信不虛也因求自古以兵著書列於後世可  
以教於後生者凡十數家且百萬言其孫武所  
著十三篇自武死後凡千歲將兵者有成者有  
敗者勘其事跡皆與武所著書一一相抵當猶  
印圈模刻一不著跌武之所論大約用仁義使  
機權也武所著書凡數十萬言曹魏武帝削其  
繁剩筆不精切凡十三篇成爲一編曹自爲序  
因注解之曰吾讀兵書戰策多矣孫武深矣然  
其所爲注解十不釋一此者蓋非曹不能盡注  
解也予尋魏志見曹自作兵書十餘萬言諸將



三才六六  
征伐皆以新書從事從令者尅捷違教者負敗  
意曹自於新書中馳驟其說自成一家事業不  
欲隨孫武後盡解其書不然者曹豈不能耶今  
新書已亡不可復知予因取孫武書備其注曹  
之所注亦盡存之分爲上中下三卷後之人有  
讀武書予解者因而學之猶盤中走丸丸之走  
盤橫斜圓直計於臨時不可盡知其必可知者  
是知丸不能出於盤也議於廊廟之上兵形已  
成然後付之於將漢祖言指蹤者人也獲兔者  
犬也此其是也彼爲相者曰兵非吾事吾不當智

子曰叨居其位可也

送薛處士序

處士之名何哉潛山隱市皆處士也在山也且  
非頑如木石也在市也亦非愚如市人也蓋有  
大知不得大用故羞耻不出寧反與市人木石  
爲伍也國有大知之人不能大用是國病也故  
處士之名自負也謗國也非大君子其孰能當  
之薛君之處蓋自負也果能窺測堯舜孔子之  
道使指制有方弛張不窮則上之命一日來子之  
廬子之身一日立上之朝使我輩居則來問學



三  
九  
一  
六  
仕則來問政千辯萬索滔滔而得若如此則善  
苟未至是而遽名曰處士雖吾子自負其不爲  
矯歟某敢用此贈行

送盧秀才赴舉序

治心治身治友三者治矣有求名而名不隨者  
未之聞也治心莫若和平治身莫若兢謹治友  
莫若誠信友治矣非身治而不能得之身治矣  
非心治而不能致之三者治矣推而廣之可以  
治天下惡其求成進士名者而不得也况有千  
人皆以聖人爲師眠而食一無其他唯議論是

司三人有私十人公私半百人無有不公者况  
千人哉古之聖賢業大事鉅道行則不肖懼道  
不行則不肖喜故有不公今進士者業微事細  
如成其名不肖未所喜懼寧不公邪故取之甚  
易耳盧生客居於饒年十七八即主一家骨肉  
之饑寒常與一僕東泛滄海北至單于府丐得  
百錢尺帛囊而聚之使其僕負之以歸饒之士  
皆憐之能辭明敏而知所去就年未三十嘗三  
舉進士以業丐資家近中輟之去歲九月余自  
池改睦凡同舟三千里復爲余留睦七十日今



之去余知其成名而不丐矣

杭州新造南亭子記

佛著經曰生人既死陰府收其精神校平生行事罪福之坐罪者刑獄皆怪險非人世所為凡人平生一失舉止皆落其間其尤怪者獄廣大千百萬億里積火燒之一日凡千萬生死窮億萬世無有間音斷名為無間夾殿宏廊悉圖其狀人未熟見者莫不毛立神駭佛經曰我國有阿闍世王殺父王篡其位法當入所謂獄無間者昔能求事佛後生為天人况其他罪事佛固

無恙梁武帝明智勇武創為梁國者捨身為僧如必至國滅餓死不聞悟況下輩固惑之為工商亦有雜良以苦偽內而華外納以大秤斛以小出少之欺奪村閭戇民銖積粒聚以至于富刑法錢劫殺小胥出入人性命顛倒埋沒使簿書條令不可究知得財買大第豪奴如公侯家大吏有權力能開庫取公錢緣意恣為人不敢言是此數也有心自知其罪皆捐已奉佛以求救月日積久曰我罪如是貴富如所求是佛能滅吾罪復能以福與吾也有罪罪滅無福福至生人唯罪福



百十雖田婦稚子知所趨避今權歸於佛買福賣  
罪非如持左契交手相付至有窮民啼一稚子無  
以與哺得百錢必召一僧飯之冀佛之助一日  
獲復福若如此雖舉寰海內盡爲寺與僧不足怪  
也屋壁繡紋可矣爲金枝扶踈擎千萬佛僧爲  
具味飯之可矣飯訖持錢與之不大不壯不高  
不多不珍奇瓌怪爲憂無有人力可及而不爲  
者晉霸王也一銅鞮宮之衰弱諸侯不肯來盟  
今天下能如幾晉凡幾千銅鞮人得不因哉文  
宗皇帝嘗語宰相曰古者三人共食一農人今

加兵佛一農人乃爲五人所食其間吾民尤困  
於佛帝念其本牢根大不能果去之武宗皇帝  
始即位獨奮怒曰窮吾天下佛也始去其山臺  
野邑四萬所冠其徒幾至十萬人後至會昌五  
年始命西京留佛寺四僧唯十人東京二寺天  
下所謂節度觀察同華汝三十四治所得留一  
寺僧准西京數其他刺史州不得有寺出四  
御史縷行天下以督之御史乘駟未出關天下  
寺至於屋基耕而刈之凡除寺四千六百僧尼  
笄冠二十六萬五百其奴婢十五萬良人枝附



為使令者陪笄冠之數良田數千萬頃奴婢口  
率與百畝編入農籍其餘賤取民直歸於有司  
寺材州縣得以恣新其公署傳舍今天子即位  
詔曰佛尚不殺而仁且來中國久亦可助以為  
治天下州率與二寺用齒衰男女為其徒各止  
三十人兩京數倍其四五焉著為定令以徇其  
習且使後世不得復加也趙郡李子烈播立朝  
名人也自尚書比部郎中出為錢塘錢塘於江  
南繁大雅亞吳郡子烈少遊其地委曲知其俗  
蠹人者剔削根節斷其脉絡不數月人隨化之

三牋干丞相云濤壞人居不一錡錮敗侵不休  
詔與錢二千萬築長堤少為數十年計人益安  
喜子烈曰吳越古今多文士來吾郡遊登樓倚  
軒莫不飄然而增思吾郡之江山甲於天下信  
然也佛熾害中國六百歲生見聖人一揮而幾  
夷之今不取其寺材立亭勝地以彰聖人之功  
使文士歌詩之後必有指吾而罵者乃作南亭  
在城東南隅宏大煥顯工施手目髮勻肉均牙  
滑而無遺巧矣江平入天越峯如髻越樹如髮  
孤帆白鳥點盡上疑在半夜酒餘倚老松坐怪



石殷殷潮聲起於月外東閩兩越宦遊善地也  
天下名士多徃之予知百數十年後登南亭者  
念仁聖天子之神功矣美子烈之旨跡觀南亭  
千萬狀吟不辭已四時千萬狀吟不能去作為  
歌詩次之於後不知幾千百人矣

池州造刻漏記

百刻短長取於口不取於數天下多是也某大  
三年佐沈吏部江西府暇日公與賓吏環城見  
銅壺銀箭律如古法曰建中時嗣曹王臯命處  
士王易簡爲之公曰湖南府亦曹王命處士所

爲也後二年公移鎮宣城王處士尚存因命  
工就京師授其術創置於城府某爲童時王處  
士年七十常來某家精大演數與雜機巧識地  
有泉鑿必湧起韓文公多與之遊大和四年某  
自宣城使于京師處士年餘九十精神不衰某  
拜于牀下言及刻漏因圖授之會昌五年歲次  
乙丑夏四月始造于城南門樓京兆杜某記

池州重起蕭丞相樓記

蕭丞相爲刺史時樹樓于大廳西北隅上藏九  
經書下爲刺史便廳事大曆十年乙卯建會昌



四年甲子摧木悉朽壤無一可取者刺史李方  
玄具材刺史杜牧命工南北雷相距五十六尺  
東西四十五尺十六柱三百七十六椽上下凡  
十二間上有其三焉皆仍舊制以會昌五年五  
月畢自初至再凡七十一年丞相諱復實相德  
宗皇帝焉京兆杜某記

同州澄城縣戶工倉尉廳壁記

縣之所重其舉秀貢賢也今之自外諸侯之儒  
者曠不能升一人況尉乎次乃戶稅而已史記  
河渠書曰自微引洛水至商顏下商顏山名鑿井深者

四十餘丈即此地也徵者俗訛爲澄耳其地西  
北山環之縣境籠其趾沙石相礪歲雨如注他  
皆淫灑不測徵之士適潤苗則大穫天或旬而不  
雨民則蒿然四望失矣是以年多薄復絕絲麻藍  
菓之饒固無豪族富室大抵民戶高下相羨埒  
然歲入官賦未嘗期表鞭一人因徵其來由耆  
老咸曰西四十里即畿郊也主如禁司東西軍  
禽坊龍廡彩工梓匠善聲巧手之徒第番上下  
互來進取挾公爲首緣以一括十民之晨炊夜  
春歲時不敢嘗悉以仰奉父伏子走尚不能



當其意往往擊辱而去長吏固不敢援復況其  
養秩安祿者邪加以御女官多盤穴其間迺相  
占附比急熱如手足自丞相御史咸不能與之  
角逐縣令固無有爲也非豪吏真工聯紐相姻  
戚者率率解去是以縣賦益逋徵民幸脫此苦  
者蓋以西有通澗巨壑又牙交吞小山峭徑馳  
鞍馬張機置者不便於此是以絕跡不到兼之  
土田枯鹵樹植不茂無秀潤氣象咸惡之而不  
家焉民所以安安活輸賦者始由此儻使徵亦  
中其苦則墟矣尚安敢比之於他邑乎嗟乎國

家設法禁百官持而行之有尺寸害民者率有  
尺寸之刑今此咸墮地不起反使民以山之澗  
壑自爲防限可不悲哉使民恃險而不恃法則  
劃土者宜乎牆山壑河而自守矣燕趙之盜復  
何可多怪乎書其西壁俟得言者覽焉

宋州寧陵縣記

建中初年李希烈自蔡陷汴驅兵東下將收江  
淮寧陵守將劉昌以兵二千拒之希烈衆且十  
倍攻之三月韓晉公以三千强弩涉水夜入寧  
陵弩矢至希烈帳前希烈曰復益 吳弩寧陵



不可取也解圍歸汴後數月希烈驍將翟輝以銳  
兵大敗於淮陽城下希烈且感棄汴歸蔡後司  
徒劉公玄佐見昌問曰爾以孤城用一當十凡  
百日間何以能守昌泣曰以負心能守之耳昌  
令裨者曰內顧者斬昌孤甥張俊守西北隅未  
嘗內顧猝下斬之軍士有死志故能堅守因伏  
地流涕司徒劉公亦泣撫昌背曰國家必以富  
貴爾天寶末淮陽太守薛愿即故起居  
郎弘之祖睢陽太守  
許遠真源縣令張巡等兵守二城其於窮蹙事  
相差埒睢陽陷賊淮陽能守故巡遠名懸而愿

事不傳昌之守寧陵近比之於睢陽故良臣之  
名不如忠臣孫武曰善用兵者無赫赫之功斯  
是也大中二年十一月十八日將仕郎守尚書  
司勳員外郎史館修撰杜某題

淮南監軍使院廳壁記

淮南軍西蔽蔡壁壽春有團練使北蔽齊壁山  
陽有團練使節度使為軍三萬五千人居中統  
制二處一千里三十八城護天下餉道為諸道  
府軍事最重然倚海塹江淮深津橫商備守堅  
險自艱難已來未嘗受兵故命節度使皆以道



德儒學來罷宰相去登宰相命監軍使皆以賢  
良勤勞內外有功來自禁軍中尉樞密使去為  
禁軍中尉樞密使自貞元元和已來大抵多如  
此今上即位六年命內侍宋公出監淮南諸開  
府將軍皆以內侍賢良有材不宜使居外上以  
為內侍自元和已來誅齊誅蔡再伐趙前年誅  
滄旁擊趙魏且徵師且撫師且誥且諭勤勞危  
險終日馬上往監青州新附卧未嘗安復監滑  
州邊魏窮狹多事今監淮南是且休之休息亦  
不久之故內侍至為監軍四年如始至日簡鈞

寬泰明白清繁恕悉軍吏禮愛賓客舉止作動  
無非典故暇日唯召儒生講書道士治藥而已  
內侍舊部將校多禁兵子弟京師少俠出入閭  
里間俛首唯唯受吏約束故上至相國奇章公  
下至于百姓無不道說內侍稱為賢人此不虛  
也宜其侍衛六朝聲光富貴某謬為相國奇章  
公幕府掌書記奉內侍命為廳壁記某再謝不  
才不足記序內侍曰掌書記為監軍使廳壁記  
宜也某慙惶而書時大和八年十月二十一日  
記



自撰墓銘

牧字牧之曾祖某河西隴右節度使祖某司徒平章事岐國公贈太師考某駕部員外累贈禮部尚書牧進士及第制策登科弘文館校書郎試左武衛兵曹參軍江西團練巡官轉監察御史裏行御史淮南節度掌書記拜真監察分司東都以弟病去官授宣州團練判官殿中侍御史內供奉遷左補闕史館修撰轉膳部比部員外郎皆兼史職出守黃池睦三州遷司勳員外郎史館修撰轉吏部員外以弟病乞守湖州入

拜考功郎中知制誥周歲拜中書舍人某平生好讀書爲文亦不出人曹公曰吾讀兵書戰策多矣孫武深矣因注其書十三篇乃曰上窮天時下極人事無以加也後當有知之者去歲七月十日在吳興夢人告曰爾當作小行郎復問其次曰禮部考功爲小行矣言其終典耳今歲九月十九日歸夜困亥初就枕寢得被勢又酣而不夢有人朗告曰爾改名畢十月二日奴順來言炊將熟甑裂予曰皆不祥也十一月十日夢書片紙皎皎白駒在彼空谷傍有人曰空谷



非也過隙也予生於角星昂畢於角爲第八宮  
曰病厄宮亦曰八殺宮土星在焉火星繼木星  
工楊晞曰木在張於角爲第十一福德宮木爲  
福德大君子救於其旁無虞也予曰自湖守不  
周歲遷舍人木還福於角足矣土火還死於角  
宜哉復自視其形視流而疾鼻折山根年五十  
斯壽矣某月某日終於安仁里妻河東裴氏朗  
州刺史偃之女先某若干時卒長男曰曹師年  
十六次曰榘榘年十二別生二男曰蘭曰興一  
女曰真皆幼以某月日葬于少陵司馬村先坐

銘曰

後魏太尉顓封平安公及子九世皆葬少陵嗟  
爾小子亦克厥終安于爾官

樊川文集卷第十



樊仙文集卷第十

爾小千依其無...

公及千...

...



